



小小说美文馆



乡村爱情

谁来为我做嫁衣



主编◎马国兴 吕双喜

郑州



小小说美文馆



乡村爱情

谁来为我做嫁衣



主编◎马国兴 吕双喜

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郑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村爱情:谁来为我做嫁衣/马国兴,吕双喜主编. —郑州:
郑州大学出版社,2014.2
(小小说美文馆)
ISBN 978-7-5645-1682-6

I. ①乡… II. ①马…②吕… III. ①小小说-小说
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10903号

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郑州市大学路40号

出版人:王 锋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地质彩色印刷厂印制

开本:710 mm×1 010 mm 1/16

印张:13

字数:185千字

版次:2014年2月第1版

邮政编码:450052

发行部电话:0371-66658405

印次: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645-1682-6

定价:28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社调换

“小小说美文馆”丛书

总 策 划、总 主 审

杨晓敏 骆玉安

编委名单

主 编 马国兴 吕双喜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排序)

王彦艳 连俊超 李恩杰

李建新 牛桂玲 秦德龙

梁小萍 郑兢业 步文芳

费冬林 郜 毅



序

杨晓敏

书来到我们手上,就好像我们去了远方。

阅读的神妙之处,在于我们能够经由文字,在现实生活之外,构筑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。透过每篇文章,读者看到的不仅是故事与人物,也能读出作者的阅历,触摸一个人的心灵世界。就像恋爱,选择一本书也需要缘分,心性相投至关重要,阅读的过程中,你会发现他与自己的不同,而你非常喜欢,也会发现他与自己的相同,以致十分感动。阅读让我们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羁绊,人生也渐渐丰厚起来。

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网络时代,面对浩若烟海的读物,读者难免无所适从,而阅读选本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从《诗经》到《唐诗三百首》再到《唐诗别裁》,从《昭明文选》到“三言二拍”再到《古文观止》,历代学者一直注重编辑诗文选本,千淘万漉,吹沙见金。鲁迅先生说过:“凡选本,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,更有作用。册数不多,而包罗诸作。”为承续前人的优秀传统,我们编选了“小小说美文馆”丛书。

当代中国,在生活节奏加快与高科技发展的影响下,传统的阅读与写作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,小小说应运而生,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时尚性文体。小小说注重思想内涵的深刻和艺术品质的锻造,小中见大、纸短情长,在写作和阅读上从者甚众,无不加速文学(文化)的中产阶级的形成,不断被更大层面的受众吸纳和消化,春雨润物般地为社会进步提供着最活跃的大众智力资本的支持。由此可见,小小说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,教育意义大于它的文化意义,社会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意义。

因为小小说文体的简约通脱、雅俗共赏的特征,就决定了它是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。我曾提出,小小说是平民艺术,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(单纯通脱)、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(贴近生活)、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

接受益(微言大义)的艺术形式。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,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(一千五百字左右)、审美态势(质量精度)和结构特征(小说要素)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。我提出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,除了上述的三种功效和三个基本标准外,着重强调两层意思:一是指小小说应该是一种有较高品位的大众文化,能不断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;二是指它在文学造诣上有不可或缺的质量要求。

小小说贴近生活,具有易写易发的优势。因此,大量作品散见于全国数千种报刊中,作者也多来自民间,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们的创作左右逢源。一种文体的兴盛繁荣,需要有一批批脍炙人口的经典性作品奠基支撑,需要有一茬茬代表性的作家脱颖而出。所以,仅靠文学期刊,是无法垒砌高标准的巍巍文学大厦的。我们编选“小小说美文馆”丛书,是对人才资源和作品资源进行深加工,是新兴的小小说文体的集大成,意在进一步促进小小说文体自觉走向成熟,集中奉献出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兼优的精品佳构,继而走进书店、走进主流读者的书柜并历久弥新,积淀成独特的文化景观,为小小说的阅读、研究和珍藏,起到推动促进的作用。

编选“小小说美文馆”丛书,我们选择作品的标准是思想内涵、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的综合体现。所谓思想内涵,是指作者赋予作品的“立意”,它反映着作者提出(观察)问题的角度、深度和批判意识,深刻或者平庸,一眼可判高下。艺术品位,是指作品在塑造人物性格,设置故事情节,营造特定环境中,通过语言、文采、技巧的有效使用,所折射出来的创意、情怀和境界。而智慧含量,则属于精密判断后的“临门一脚”,是简洁明晰的“临床一刀”,解决问题的方法、手段和质量,见此一斑。

好书像一座灯塔,可以使我们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不迷失自己的方向,并能在人生旅途中执着地守护心中的明灯。读书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情趣,一个对未来的承诺。读书,可以使我们在人事已非的时候,自己的怀中还有一份让人感动的故事情节,静静地荡涤人世的风尘。当岁月像东去的逝水,不再有可供挥霍的青春,我们还有在书海中渐次沉淀和饱经洗练的智慧,当我们拈花微笑,于喧嚣红尘中自在地坐看云起的时候,不经意地挥一挥手,袖间,会有隐隐浮动的书香。

(杨晓敏,河南省作协副主席,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编辑,《小小说选刊》《百花园》主编。)



目录



谁来为我做嫁衣	袁省梅	001
哎呀,哎呀,哎呀	赵 新	004
男人的钱	赵 新	007
放 鸭	王 往	010
古典爱情	王奎山	014
春 雨	连俊超	017
恋曲 1990	连俊超	020
立 春	非 鱼	023
窑 事	非 鱼	026
秋 荷	郭凯冰	029
鸳鸯被	郭凯冰	032
1938 年的情事	临川柴子	036
桑 事	临川柴子	039
钉 子	宋以柱	042
麦 青	宋以柱	045
都是小灰惹的祸	石建希	048
上门女婿	石建希	051
碗	何君华	055

琴	包兴桐	058
半个鸡蛋	衣 袂	061
马大嫂忙碌的一天	谢志强	064
一 夜	谢志强	067
昔我往矣	高 薇	070
线装书	高 薇	073
生命轮回	李永康	076
笛子手	安 庆	079
声声慢	立 夏	083
醉花阴	立 夏	086
花盖头	红 酒	089
部落歌者	陈 敏	092
胭脂黄昏	杨伟利	095
白荷花	秦 辉	099
黑匣子	秦 辉	102
小镇爱情	秦 辉	105
挑山的女人	卜 伟	108
舒 坦	刘建超	110
山 居	非花非雾	113
戏 子	梅 寒	116
收 稻	刘国芳	119
爱情敌敌畏	贺点松	123
木锤爷	刘志学	126
睡 帽	唐丽妮	130
馋 井	托如珍	133

你是我的角儿	化 云	136
樱 桃	化 云	139
看电影	刘立勤	142
桃花坞	刘立勤	145
西番莲花开	警 喻	148
兰花花	伍中正	151
青 秧	伍中正	155
乡村爱情诗	李世民	159
扑 火	刘正权	162
水 桑	张玉玲	166
落 锁	刘 林	169
爱情米线	吴培利	172
冰雪美人	红 鸟	175
油菜花飘香的季节	红 鸟	178
守候一株鸢尾	徐建英	181
最美的项链	周 礼	184
雷大爷的心事	蓝 月	186
秦三响	赵明宇	189
哑 姐	盐 夫	191
旋 磨	吴永胜	194

谁来为我做嫁衣

袁省梅

穗是嫁衣裁缝。穗做的嫁衣十里八乡都有名。

人们都说，穗做的嫁衣，好看，要腰有腰，要胯有胯，胖子穿着显瘦，瘦子穿了苗条。有人说，穗做的扣子，好看，琵琶式的、蝴蝶式的、心形的、云形的……哪个都好看。多嘴的女人悄悄地说，要是穗给自己做一身嫁衣，不知道该有多好看哩。

有人就摆手，嘘，小声点，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好不？

穗的模样俊俏，可穗是哑巴。穗很少说话，不愿意“啊、啊”地叫，别人说话时，她一双水灵的眼睛总是盯着人的嘴和手看。穗很聪明，一看，就明白了，笑笑，点头，在地上画样子给做嫁衣的女孩子看。领口不喜欢？穗点头，抹了，重新画；袖口不如意？蹭了，改。直到女孩子脸上露出抹不掉的笑，穗才量身、裁衣、缝制。穗做出的嫁衣跟画的一个样。

穗从年头做到年尾，从春做到冬，一年一年，不知做了多少件嫁衣，不知让多少女孩子穿上她做的嫁衣，变成漂亮的新娘。唯独没有给自己做一身嫁衣。嫁衣都是婆家送的绸子缎子。没有人给穗送。穗没有婆家。

穗喜欢前巷的二娃。二娃也喜欢穗。二娃借把锄头，找他家的猪，有事没事的都要来穗家。一来，就靠着院里的那棵绒线树，与穗说话，有一搭没一搭，天上一句，地下一句，自说自答。他知道穗不会说话，但他知道他回答



的就是穗心里想说的。这时，穗就停了手里的活，笑盈盈地看着二娃。有时，二娃也不说话了，两人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直看得穗脸上红红得跟火燎了一样，编的扣绊子也错了。

说过。这事二娃父母不同意。咱全全乎乎一个人，怎能娶个哑巴？二娃爸说：“娃呀，穗是好娃，可她是哑巴，跟一个哑巴过一辈子有啥意思？娃呀，比穗好看的女子有的是，凭咱家这情况，给我娃娶个好媳妇不成问题的。”

胳膊拗不过大腿，二娃只有偷偷地去穗家，陪穗说话，逗穗开心。二娃一走，穗便呜呜地哭。

六月里，绒线树开满了花，粉红粉红的，满院子都是绒线花浓郁的香味。穗喜欢绒线花，一丝一缕的花瓣，像极了她的心思。摘一朵，嗅嗅，别在衣襟上，坐在树下编襟扣。二娃来了，递过来一个包裹，要她打开。穗打开包裹，一块粉粉的缎子，绣着绒线花的缎子。穗的脸红了，指着缎子，一脸的不解。二娃笑嘻嘻：“送你的，做一件嫁衣，嫁给我。”

绒线花不仅香味浓郁，而且花期长。绒线花还没凋零，穗用二娃送的料子做了一件嫁衣，粉粉的嫁衣，恰好的腰身，嫩绿的鸳鸯襟扣，高高的立领。穗穿上，镜前一照，粉白的脸越发娇艳。

有人叫门，穗赶紧脱下衣服，小心地叠好，包起，藏在柜子里。看看那柜子，穗笑了。

来人是二娃的娘。“二娃定亲了，穗儿呀，劳烦你为新媳妇做几身嫁衣。”

穗蒙了，听不懂二娃娘的话。

二娃娘看穗一脸疑问，重复了一遍。

这下穗真真切切听明白了。她觉得头有些晕，就指指头，指指头上的太阳。二娃娘说，“明天去是吗？”穗心里有泪，忍着，点头。二娃娘说：“好，明天套马车接你。”

第二天，二娃爹吆着马车接穗来了。穗收拾好剪刀、针线，坐在马车上，来到二娃家。穗见到了二娃未过门的媳妇，没看见二娃。穗在二娃家一连做了五天，给二娃的新媳妇做了三身漂亮的嫁衣，都没见到二娃。



第五天,要做的嫁衣都做好了,新媳妇试了一套又一套,欢喜得脸上开了花。天快黑时,穗收拾好剪刀和针线,要走了。新媳妇也收拾好新嫁衣,要回家了。二娃回来了。

二娃是让人抬着回来的。原来,二娃跟人上山拉煤,从山崖上摔了下去,摔断了腿。留条命够不错了,那路上多少人摔下去都没了命啊。大家都劝二娃,还有二娃的爹娘。

二娃娘哭天喊地,说老天爷不开眼,娃眼看着要娶媳妇了,腿咋就断了呢?

新媳妇扔下手中的包袱,哭着跑了。

穗也哭着回到家里。爹指着炕上的一堆绸缎,“这是后巷的合子送的。媒婆来给合子提亲,你也不小了,我允了。你抽紧,做几身嫁衣。”

穗不理爹,哭着打开柜子,取出二娃送的嫁衣。

爹眉毛一横,眼瞪得老大,“不行,他好时不要你,现在腿断了,啥也干不了了,没人跟了吧,你就不会吱个声嘛,啥不好。合子也是好娃,爹也收了人家的礼钱,你就别胡思乱想了。”

爹气哼哼地。

穗包着那件粉红的嫁衣,看了又看,最后,包好,压在柜子最底层。

穗坐在绒线树下做活,不是把前襟连到了后片上,就是把袖子裁剪得短了。穗不做了,望着绒线花发呆。

秋天来了,树上只剩下细细碎碎的如心事一样的叶子,没有一朵绒线花了。二娃来到穗家,拄着拐杖,靠在绒线树上,对穗说,“穗,嫁了吧。合子比我好,合子能好好照顾你,我现在这样,不能让你幸福。”穗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落。穗回屋,从柜子翻出那件粉红的嫁衣,穿上,扑到二娃的怀里。

绒线树上的绿叶都要落尽的时候,穗出嫁了,嫁给了合子。人们都说穗的新嫁衣不好看,大红的衣服怎么配个紫色的襟扣。还有那衣服一点也不合身。穗不听人们说什么。穗没有带走那件粉红的嫁衣。穗把它包裹好,埋在了绒线树下。穗把它埋得很深很深。



哎呀，哎呀，哎呀

赵 新

经人介绍，老头儿和老婆儿在县城的庙会上见面了：老头儿中等个头，身体硬朗；老婆儿满脸慈善，穿着朴素。

老头儿很高兴地把老婆儿领到了一家小小的酒馆，要了一个雅间，两个素菜，两碗肉丝面。因为嗓子干渴，还要了两瓶饮料。

老头儿对老婆儿说：“你吃，看，凉了！”

老婆儿不吃，低了头抚弄自己的衣襟。

老头儿说：“哎呀，都什么年纪了，还嫌臊！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刘老泰，今年六十二岁，初中文化程度，西河村人，是个社员！”

老婆儿笑了：“社员？你们西河村还有‘社’么？”

老头儿说：“哎呀，我说惯了，我不是社员，我是西河村的一个村民！”

老婆儿说：“你牙疼么？老‘哎呀’什么？”

老头儿说：“毛病，我一激动就“哎呀”！你吃，再不吃就腻了！”

两个人这才慢慢地吃，慢慢地喝。吃喝中间，老婆儿见缝插针，也做了自我介绍：“俺叫李二妮儿，今年五十八岁，东岗村人，是个老百姓！”

老头儿笑了：“哎呀，我们村的人们说，吃桃儿吃鲜儿，娶媳妇娶三儿，你怎么是二妮儿？你是三妮儿多好？”

老婆儿不高兴了：“二妮不是人么？你嫌弃，俺走，你找你的三妮儿去！”

老头儿慌了：“哎呀，我就那么说说，你倒当真了！实际上我也是老二，我的小名叫二小！我们村的人们说，二小二小，命运不好，吃哥哥剩饭，穿哥哥剩袄！”

酒馆临街，街上很热闹，叫卖声、锣鼓声、鞭炮声浪潮似的涌进雅间里，搅得他们很不安宁。老头儿喊来了服务员，要求换个僻静点的房间。那个小姑娘张嘴就说：“你们两个毛都白了，老夫老妻了，还有什么悄悄话可说，还有什么秘密事要做？不换！”

老头儿很尴尬，老婆儿也很尴尬。他们尴尬着，小姑娘走掉了。

老头儿立起身来把窗户关严实：“这小妮儿说话没礼貌，我去找她娘去！”

老婆儿说：“算了吧，你知道她娘是谁么？”

老头儿说：“她也不想，咱们见面容易么？我是向儿子请了假，说我上庙会买东西，这才进城的！”

老婆儿说：“俺也是，俺也是说上庙会买东西！”

他们从酒馆里走出来，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，老头儿花一块钱，给老婆儿买了一只苍蝇拍子。

老婆儿说：“俺不要，要它干啥？”

老头儿说：“你不是说上庙会买东西么？拿回家去有个交代，糊弄儿子——马上要有苍蝇了！”

他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半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，地点是在东岗村村北，那里有一片树林，树林旁边有一弯缓缓流淌的河水。

月光融融，流水淙淙，有风吹过来时，树叶就沙沙作响，欢呼起一片掌声。

老头儿说：“这地方可不赖，挺安静，也挺干净！”

老婆儿说：“你打电话叫我找个好地方，我就想到了我们村北这片树林。年轻人常常在这里谈恋爱——我问问你，你儿子同意你再找个伴儿么？”

老头儿说：“同意就好了，可是他不同意！上一次上庙会回来，他突然问我，爹，你那么大岁数了，也不怕别人笑话呀？你不怕，我们怕！你儿子同意你再找个伴儿么？”

老婆儿说：“哎，同意什么呀！我儿子说，娘，你走了谁给我们领孩子，谁给我们做饭呀？你不能光想你自己，得想想咱这一个家！”

两个人沉默了，月光下流水低吟，雾霭迷蒙，在这湿漉漉的夜色里，他感到有点凉，她感到有点冷。

一颗流星划过来，拖着灿烂的尾巴，飞过了树林。

老头儿说：“已经过了谷雨了，天气还这样！你冷么？冷了到我怀里来！”

老婆儿说：“俺不冷！八字还没一撇哩，冷也不叫你抱俺！”

老头儿脱下褂子来：“给，给你披上吧，披上暖和些！”

老婆儿说：“俺不披，俺嫌你的褂子汗腥味！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，脑袋上都是土，衣服上都是汗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老头儿流泪了。明亮的月光下，那泪纷纷扬扬，一串一串。

老婆儿说：“你才是哩！你怎么哭啦？”

老头儿说：“你的话很知己，很感人！其实，脑袋上有土我不怕，衣服上有汗我不怕，我就怕一个人待在家里，听外面的风声雨声！我孤独呀，我寂寞呀，我惆怅呀，结果越盼鸡叫鸡越是不叫，越盼天明天越是不明……”

老婆儿流泪了。老婆儿挪过身子来：“看你可怜的，给，给你抱抱吧！”

老头儿说：“不抱啦，我走吧，你们村离我们西河村八里地，我早点回去吧——我看咱俩就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管它南北西东！”

第二天上午，老婆儿给老头儿打来了电话。老婆儿慌慌地说：“老泰，不好啦，咱俩昨天晚上的谈话被人听见啦！今天早晨他把孩子递到我怀里说，娘，看他可怜的，给，给你抱抱吧！”

老头儿心里一惊：“哎呀，这不是你说过的话吗？”

老婆儿说：“他还说，娘，孩子小，好调皮，你别嫌他脑袋上都是土，衣服上都是汗……”

老头儿急了：“哎呀，这个人是谁呀？”

老婆儿说：“你还听不出来吗？这个人是我儿子！”

老头儿说：“哎呀，这一回我的牙真的疼了——咱该怎么办呀？”

男人的钱

赵 新

村里人吃晚饭的时候,男人和女人结结实实吵了一架!

男人从地里干活回来,拖着浑身的疲惫,满指望进家之后有一碗热汤热饭,填填饥肠辘辘的肚子,去去浑身的风寒。已经是霜降节令,那一天,飘摇不定的细雨打湿了他的衣服,他又冷又饿,腰疼腿酸。

他中午就没吃饭。他干活儿的地方离村子很远,他嫌来来往往耽误时间。

可是女人没有在家,屋里冷锅冷灶,凉筷子凉碗,还有遍地鸡屎,一撮一撮,一摊一摊。

他想喝杯开水暖暖身子,暖瓶空空如也,倒出来一股凉风,满腹心酸。

女人回来了。女人是跑步回来的。女人见了他满脸笑容,满脸的灿烂。

女人说:“对不起,我去玩了一会儿,紧跑慢跑,还是回来晚了。”

女人所说的“玩”就是打麻将。女人是个麻将迷,玩起麻将来雷打不动,一屁股能把板凳坐穿!

女人说:“他爹,我今天运气好,赢了几十块钱!”

女人说:“他爹,我知道,你冷了饿了,我现在就给你做饭!”

他最反对女人打麻将,也最痛恨女人打麻将。人家的女人家里地里针线农活儿都特别能干,都特别能给家里创造财富,而自己这个女人只会打麻